

A
Perfect
Life

完美 /
生活

[美]丹尼尔·斯蒂尔◎著
穆华楠◎译

A Perfect Life

完美生活

[美]丹尼尔·斯蒂尔○著
穆华楠○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生活 / (美) 斯蒂尔著；穆华楠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5

书名原文: A PERFECT LIFE

ISBN 978-7-5057-3694-8

I. ①完… II. ①斯… ②穆…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710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6017

Copyright © 2014 by Danielle Steel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any form.

书名 完美生活

著者 [美] 丹尼尔·斯蒂尔 著 穆华楠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9 印张 210 千字

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694-8

定价 3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第一章

离议员帕特里克·奥尔登演讲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之久，成群的学生就开始聚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伊斯礼堂大门外。门要一个小时以后才开。邀请奥尔登的是一位颇有进取心的教授，他主讲的公民权利与公共服务课程只对高年级学生开放，可他一得到议员同意成行的消息，便立刻告知了所有政治专业的学生。如此一来，礼堂要爆满了。他们预估将有两千名学生到场。可光是看一眼候在门外的人群，到场人数恐怕也不止两千。奥尔登是位受人爱戴的国会议员，在国会投票中一直支持弱者，还拥护诸如妇女这样的少数派，关心孩子和老人问题。他育有四子，夫人是自己儿时的青梅竹马，邻里都很喜爱他。学生们迫不及待想听他演讲。

10月的这一天，阳光灿烂，格外温暖。礼堂大门一开，纷乱的人群立马秩序井然。奥尔登的演讲安排在11点，末尾设置了观众提问环节。之后将与校长共进午餐，下午即飞回华盛顿。能把他请来做演讲，真不容易！他既不是来做毕业演讲，也不是来参加法学院

的毕业典礼，仅仅来讲一堂课，就让学生们激动不已了！巧的是，此行与他原本的日程安排刚好契合：前一天，他与州长开了会，参加了一场为自己准备的颁奖晚宴——他可真是个深受老少民众喜爱的人。

奥尔登其中一个孩子，也是年龄最大的儿子，在美国南加州大学。那天早上父子俩一起吃了顿早餐，奥尔登便赶去罗伊斯礼堂。人群轰动，奥尔登只好在后台停留片刻待学生们平静下来。登台亮相时，比原定时间迟了不到十分钟。奥尔登站在讲台上，面带热情的微笑，双目扫视人群，跟学生们打着招呼。他一开始讲话，人群立马安静下来，静得连落根针都能听见。那些没抢到座位的学生有的盘腿坐在走廊上，有的干脆直接站在大厅最后面。所有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听他谈及当今政府，以及从政者身上肩负的责任。他甚至详细讲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和他加入过的各个委员会，那时候他有如此多的志向和追求。从政三年以来，奥尔登提出了许多于民众有益的法案。今年他也不用参加选举活动，可他的言辞真挚诚恳，字字句句直击人心。演讲结束后，听众纷纷以雷鸣般的掌声向他致敬。奥尔登露出满意的笑容。对这群学生来说，奥尔登就是他们心中的最佳楷模。邀请他来的这位教授刚宣布开始问答环节，台下一堆人就唰唰唰举起了手，抛出来的问题个个尖锐深刻、充满智慧，且十分切题。差不多进行了二十分钟，议员指向第三排的一个男孩，微笑着示意他提问。男孩立马站起来。

“您当前对枪支管制持何种态度？”这个年轻人问。这是一个他演讲中并未涉及也不想涉及的问题。关于这个话题，他态度温和但立场坚定——支持枪支管制，但整场演讲他一直在号召学生们将来为政府工作，枪支管制这一敏感话题他根本无从谈起，因此他选择

闭口不谈。提问的这个男孩梳着整齐的金色头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身穿蓝色T恤，披着一件发旧的军夹克。他整体打扮优雅整洁，但对于帕特里克热情的微笑他却以冷漠回之。据一些人后来回忆，当时这男孩的脸色看起来异常苍白，像是常年生活在地下，许久没见过日光一样。

帕特里克·奥尔登表情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你们明白我的立场。尽管宪法授予我们携带武器的权利，但当前恐怖主义因素不容小视。枪支太容易落入罪恶者手中的话，我认为……”他还来得及说完整句话，没来得及重申自己的立场，这个身穿蓝T恤、披着军夹克的年轻人从口袋中取出一把枪，甚至没有耽搁时间去瞄准，一枪正中胸口，随后在他脖子上又补了一枪。议员从讲台上倒了下去，躺在涌出的血泊中。整个大堂的学生惊恐地尖叫着。现场保安人员和议员的两名贴身保镖一起冲上前去。人群疯狂往出口逃窜，胆小的缩在地上蜷作一团，持枪男孩朝邻座女孩头上开了一枪，接着开始扫射人群。身穿制服的警卫朝他扑过去，其中两个人在接近时被击毙。持枪男孩两旁座位已空，他敏捷地跨过去朝试图逃跑的人群疯狂射击。后排的三名女学生和另外一名女孩不幸头部中枪。一时间尸横遍地，鲜血染红了整个大堂。台上还有一群人围在议员身边进行紧张救援。目睹身边的同学一个个惨死，人群悲痛地哭喊着，尖叫着，绝望恐惧的气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个冷血杀手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他把最后几枚子弹留给了自己。一位身穿制服的学校保安离他仅仅一英尺的距离，眼看就要抓住他，这个杀手却在扣动扳机时犹豫是否杀他，最终举起枪让这枚子弹穿透了自己的头颅，一切不过眨眼间，血腥屠杀随之结束。这场事件持续了整整七分钟，十一名学生和两名保安不幸丧生，另有八人受伤。当

护理人员冲进礼堂把中枪议员抬上担架时，浑身是血的议员已经失去意识。礼堂外挤着十几辆急救车，还有更多正在紧急赶赴现场。校警正在竭力控制惊慌失措的人群，结果非但未使场面得到改善，其中几名校警在试图挤出人群时不慎跌倒，被踩踏至重伤。礼堂内两千多名学生拼了命往门外逃，四处尽是尖叫声和哭喊声。

警方迅速包围了倒地枪手的尸体，其中一名警员上前搜查死者口袋，以确认其身份。没多久之后，救护人员就把尸体拖走了。四周座位上还能看到他的脑浆。

几个小时后，校方才把所有受伤学生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移走全部尸体，清理整个区域，并安抚好每个人的情绪。其中两名受害者在运往医院途中不幸死亡，这使学生死亡总数上升至十三名。可悲的是，这种血腥的、令人悲痛的屠杀场面在当今世界校园暴力事件中并不令人感到陌生。此类事件早就发生过。所有的电视节目都被中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枪击案的现场报道充斥着每一个画面。据称，奥尔登议员当前病情危急，胸部和脖颈两处受伤严重，命悬一线，最后一次报道表示医生正在全力手术抢救。

不到一个小时，枪手身份信息就被公布了出来。他原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预科法律专业学生，一年前辍学。高中时他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来在离开加州大学的前一年也被证实出现精神病迹象，但他拒绝接受再次治疗。据报道，在大学期间，他曾因为前女友和别的男生约会而拿枪威胁对方，但在此之前他没伤害过任何人。他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年轻男孩，独自一人住在一所公寓里，平日里在当铺打工——事发当天他手中持有的枪支就是从那间当铺买来的。直到下午晚些时候，警方才联系上男孩父母。在被带回警局审问时，男孩的母亲悲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此

时男孩的父亲据说还在很远的地方钓鱼。四周邻居在被问及涉事男孩时称，这男孩人挺好，也很有礼貌，就是有点古怪。他对电脑极度痴迷，除了工作外几乎不怎么出门，看起来也没什么朋友。生活中他一直孤零零一个人。所有认识他的人，学校的老师、当铺的同事、身边的邻居，对他的描述几乎一致——一个典型的精神障碍者。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疏于管制，在这一天完全失控，惨无人道地夺走了十六个无辜的生命，包括他自己的，还造成议员和其他七名学生以及校警重伤。这简直就是对生命的蔑视和亵渎！由于男孩持有武器且选择坐在第三排这样一个有利位置，警方断定男孩此行就是冲着议员去的，因为不满议员支持枪支管制。

整个校园立刻被封锁起来，随着消息大面积扩散，学校也被迫停课。学生们聚集在一起，为不幸遇难的朋友哀悼，他们失声痛哭，只能靠彼此的拥抱相互慰藉。

帕特里克·奥尔登的妻子前天晚上参加完颁奖典礼后，次日早上便乘坐包机飞往华盛顿，途中却被告知丈夫出了事。在丹佛降落后的她立马打电话联系四个孩子，而此时帕特里克·奥尔登仍在手术中，医生表示生还希望不大。在其他人赶回洛杉矶前，奥尔登的大儿子，那个在南加州大学读书的孩子就已经候在了医院手术室门前。噩耗传来的时候他正在上课，突然就收到一位在洛杉矶大学加州分校读书的朋友发来的短信，那时媒体还没来得及报道。

所有人都处在震惊中。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又一名受害者——其中的一个校警，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相比于近几年发生的同类枪击案，这是最可怕的一次，这也正是为什么帕特里克·奥尔登强烈反对枪支持有，反对枪支滥用，尤其在当今世界，太多人使用枪支胡作非为。这个身穿蓝色T恤的男孩已经再一次证明了奥尔

登是正确的。

布莱斯·麦卡锡此刻正坐在纽约电视网办公室里观看当时的画面，混乱的现场哭声一片，学生们声嘶力竭，疯狂逃窜。事发现场有一名学生躲在教室后排的椅子下面，用手机拍摄下了这段骇人的视频。视频中的影像抖动不定，能看见的只是一群拼命奔跑的人。偶尔有遇害者倒地，充斥耳膜的便是那可怕的枪声和来自人群的尖叫声。

观看这段视频时，她表情十分严肃。这时，她的助手——马克·斯宾塞推门进来，手上拿着一沓与她次日采访相关的一些报道。布莱斯前几年是一档早间新闻的主播，后来事业越做越出色，如今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从最独特新颖的视角解读新闻，写社论，做传奇人物的深度访谈。回望这一路，走得着实不容易。二十二岁刚毕业那会儿，她还只是个西雅图气象预报员。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她一跃成为名气最大的女记者，竖起新闻界的标杆。马克已经为她工作了十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有点过于小心谨慎的男人，每分每秒都在揣测布莱斯的想法和需求。他是那样深深地崇敬和爱慕着她，她的观点，她的天赋，无一不使他倾倒。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为自己多年来出色的工作感到自豪。

“你要去那儿吗？”他问她，心里期待着一个肯定的回答。没想到她摇了摇头，让他吃了一惊。布莱斯有着一头厚厚的漂亮红发，五官精致，棱角分明，一双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还有她那标志性的双下巴。这几年来，有关她的肖像漫画铺天盖地。她外形出众，身材极好，看起来起码比实际年龄小十岁。

“目前没什么值得报道的。”她不高兴地甩下几个字。跟帕

特·奥尔登一样，她也支持枪支管制，但她心里明白，这一切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即便发生这样的惨案，国内势力雄厚的游说团依旧反对枪支管制。布莱斯认识帕特·奥尔登，也很喜欢他们夫妇，听闻他的遭遇，她极为痛心，毕竟，奥尔登家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更让她揪心的是，在这种悲剧中，往往有太多无辜的生命被残忍剥夺。简直残酷至极！她厌倦了这类惨案背后的故事，总是和患有精神病的学生逃出治疗中心而后情绪失控有关。每每这样的惨案发生后，人们才去懊悔自己当初本应该留意到、本应该做到，却没有留意到也没有做到的事情。待人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

“当地记者已经掌握了所有信息，”她对马克解释说，“他们的报道也很出色。我要想做得更好，就得等形势明朗一些，或许过些天吧。何况，我明晚还得去伦敦呢。”她提醒他。马克当然记得，因为这一行程是他亲自安排的，他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每一步都规划得很精细。她将于两天后采访新上任的英国首相，次日则赶赴迪拜采访一位石油大亨。布莱斯从来不在一个地方耽搁太久。她曾奔波于世界各地采访各国元首、皇室成员、大牌影星、头号罪犯、政治家以及每一个值得为世人所知的人物，不管他们是否已经成为新闻的焦点。她的节目独具特色、引人注目，每日清晨都能在节目中听到她犀利的评论，针针见血。布莱斯·麦卡锡长得很漂亮，人也很风趣，更重要的是，她很聪明。她是个性格鲜明又极具魄力的女人，她既去过战区也到访过宫殿，出席过加冕礼也参加过国葬。布莱斯·麦卡锡就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女人，马克心里清楚，若要她来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枪击事件，这不仅仅是一个议员和多名中枪学生那么简单。她会就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发表一个重要声

明。9·11事件发生时，她从世贸中心发来的报道每一次观看都禁不住使人落泪。过去几年间，她所斩获的奖项和荣誉数不胜数。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主题是她没触碰过的了。观众们都很喜爱她，这一点从收视率上就能看出来。布莱斯·麦卡锡就是这个圈子的黄金标准，她是如此让人遥不可及。没有人胆敢否定她的成功，尽管他们一直在尝试，时不时地换一些新面孔，试图取代布莱斯在节目档的位置，可惜他们甚至难以望其项背。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或许有一天别人会想要将她取而代之。她不喜欢去想这些问题，但这个圈子里就是这样。而且她心里清楚，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她对网络新闻并不抱有太大幻想，毕竟这个领域竞争异常激烈。而且她知道，不管自己做得多好，将来终有一天要退位让贤。不过这一点至少目前她是不必担心的。她每天那么努力工作只是想保持在这个领域的顶尖位置。她从来不怕吃苦，相反，她从苦中汲取到巨大的能量。事实上，她之所以如此成功，一部分原因就是她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自始至终，从未懈怠。从第一天开始，她就爱上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除开早些年的经历不说，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在西雅图当地广播台做天气预报员，现在想想都觉得无聊又尴尬。但之后，她便逐渐踏上了新闻报道这条路，从第一次在西雅图得到晋升，到两年后调往旧金山的子公司，再到四年后二十八岁的她在纽约真正实现网络新闻的重大突破，这期间的每一步都让她倍感激动与振奋。做新闻从来不会使她感到乏味。从来不会。她心甘情愿奉献一切去推动事业的发展，去保全她在巅峰的位置。这一点她毫不松懈。她在自己涉足的领域里简直就是个天才，不管是在新闻内容、评论角度还是采访对象的选择上，她都让人叹服。正是这些敏锐的选择成就了她今日的辉煌。但名气从来不是她所求，把每样事

情做到极致才是她的目标。这么多年来，布莱斯从来没出过差错，一次也没有。她的节目收视率始终领先，即使电视台历经数次变革，她也仍旧屹立不倒，坚不可摧。布莱斯总是充满活力，就算十个小她一半年龄的人加在一起也拼不过她。已然四十七岁的她，气色依旧甚好。在这个以青春和颜值为标签的行业里，人们却早已不关注她的年龄了，还好，她自己也无所谓。平日里她倒是也花时间打理自己，但大部分时候还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她似乎从来都感觉不到疲惫，长年累月奔波在路上，去采访那些重要的、知名的、权威的、极具个人魅力的大小人物，并且做得如此出色。

听闻播音员报道又有两名受害者的死讯，布莱斯抬头看了一眼马克身后的电视。播音员称议员奥尔登还有生命迹象，仍在洛杉矶锡达斯·西奈医院进行手术抢救。他的另外三个孩子也在当天下午就赶来洛杉矶，此刻他的妻子露丝玛丽·奥尔登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一同候在医院单独安排的隔间里。

报道者称，子弹已经整个穿透了议员的脖子，致使多根椎骨断裂。有人推测即使议员逃过这一劫，可能也会瘫痪，但毕竟是推测，谁也不知道结果究竟会怎样。射进胸腔的那颗子弹害他失去了一个肺，所幸没有触及心脏。他还是有一线生还的希望。

布莱斯整理了有关新英国首相的调查资料，放进公文包，做好了前去采访的准备，但整个过程她都看起来有些忧郁。

“萨丽玛打来电话了。”在她起身取下外套时马克对她说。萨丽玛是布莱斯十九岁的女儿。她从八岁开始就一个人远在外地读书。有时候，布莱斯会觉得很愧对于她，但好在母女俩关系一直很好。萨丽玛是个善良、温柔的女孩，她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并尊重她对待工作的这种韧劲儿。其实布莱斯也别无他选。她的确爱自己的

女儿，可是她不可能成为一个日夜守候的全职妈妈，她也从不假装、从不尝试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她同女儿交谈的次数还没有跟助理的多。马克喜欢她的坦白。布莱斯从不会去尝试伪装自己，而她的母性本能也从未像她的职业道德那样来得强烈。

“她怎么样？”布莱斯问起女儿的情况，神色看起来有些忧虑。

“她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枪击事件而感到非常难过。”

“谁又不是呢？”布莱斯知道女儿和自己一样对校园暴力以及枪支管制极为关切。布莱斯突然庆幸自己女儿去的是马萨诸塞州一所小的社区大学，那儿一般不会遭遇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样的惨案。“我尽量今晚给她回电话。”但事实上她一定会把这通电话放在工作之后，等看完了所有为第二天报道准备的调查资料以后她才会考虑电话的事。这一点她和马克都心知肚明。这就是她处理工作和生活的方式，萨丽玛心里也很清楚。工作永远摆在第一位。

接着，布莱斯离开办公室，坐上了一辆候在门外的林肯汽车。这辆车是电视台按合同要求专门给她配备的，而且常年都是同一个司机——一个热心肠的、脸上总是挂满笑容的牙买加男人。他开车送她去上班，然后接她下班，如此这般每天往返。

“晚上好啊，塔利。”看到塔利转过头朝她微笑，她亲切地打了声招呼。他喜欢为她工作，她总是通情达理又彬彬有礼，从来没对他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也从不因为自己的名气而表现出孤傲。若是换一个人顶替她的位置，倒真可能是一个恶魔，简直想都不敢想。但她不是。她善解人意、工作努力而且谦逊。她还是个狂热的体育迷呢。每年春夏两季他们都会谈论棒球赛况，到了冬天又会谈论足球，当然，篮球、冰球也极受他俩喜爱。布莱斯是格拉斯哥流浪者（苏格兰超级联赛足球队之一）的超级粉丝，碰巧塔利也是。

“晚上好，麦卡锡小姐。我听说您明天要去伦敦，是要去采访英国女王吧？”他打趣地说。

“没有啦，只是英国首相。”她冲着后视镜对他笑了笑。

“我就知道肯定是个大人物。”他喜欢开车接送她，也喜欢在电视上看到她。他们之间的相处总是这样轻松又愉快。之后，话题转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枪击事件。他是个充满智慧的男人，布莱斯一向对他的观点很感兴趣。谈起这件事，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当今美国可怕的暴力行为极为担忧和不满。他自己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呢！

二十分钟后，车停在了第五大道公寓楼下。她下车走进公寓楼，门卫举手触帽以示敬意。进去之后，她乘电梯直达顶层公寓。冰箱里还有管家特意准备的沙拉和鸡肉片。布莱斯的生活一向简单宁静，如果没有重大权益、政治或网络事件发生，她几乎不怎么出门，也没什么朋友。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维持所谓的友谊，每当她停止奔波回到家的时候，她还是要工作。她的朋友们始终无法理解，最终选择淡出了她的朋友圈。她倒是有几个老朋友关系还不错，只是也已经好多年没见了。而在她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哪个男人停留的时间超过四年。

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真爱发生在西雅图，她成长的地方。那时候，她母亲在学校教书，父亲是个屠夫，她是家里的独女，考上了一所城市大学，一家人过着平淡宁静的生活。家里没什么积蓄，但当时的她根本没想过这些。她也从没做过那种成名富家的美梦，只是遵照父亲的建议，将来找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当她刚开始接触新闻报道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期待已久的工作就是它。那一年她二十三岁，还在做气象预报员，那是她第一份在电视

上露面的工作；比尔是电视台的一名摄影记者，大部分时间在出外景。他们认识不久便疯狂地跌入爱河，三个月后布莱斯就嫁给了这个男人。他是她所知道的最善良的男人，他们深深地迷恋着对方，但他仍旧要花大量时间去做战地报道。六个月后传来他的死讯，一名狙击手结束了他的生命。她的心也随之死去。从那时起，她便把自己埋在了工作中。工作对她来说就是一个避难所，把她拉回现实，在比尔离开的日子里给了她活下去的理由。她一辈子再也没有像这样爱过其他人。事实上，说不定有一天她会意识到，即使比尔还活着，他们的感情也抵不过她的事业。因为在那之后的二十三年里，她的事业疾速达到巅峰，几乎占据了她所有的生活。

比尔过世两年后，她去旧金山工作，遇见了一个叫哈里·斯坦恩的男人。这个男人曾经买下一支当地棒球队，布莱斯因为此事采访过他。他比她大二十二岁，已经有过四任妻子，是硅谷的头号风险资本家。他想尽办法讨好她、向她示爱，有时候她表现得很冷漠，倒更加令他倾倒。她告诉他，自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约会。更主要的是，她知道她的心依旧属于比尔。哈里却通通不在乎。他觉得布莱斯是他这辈子遇见过的最聪明最漂亮的女人。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说服她，请她喝酒，带她吃饭，不放过任何一个宠她的机会。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比哈里更有魅力了，即使到了六十九岁，依旧英俊潇洒一如当初。他和布莱斯终究做回了朋友。在布莱斯之后，他又娶了两任妻子，他对年轻女孩根本没有任何抵抗力。

她和哈里当时刚结婚六个月，就从纽约电视台那里拿到了难得的工作机会。她连一秒钟的犹豫或者思想斗争都没有。一秒钟也没有。她从一开始就告诉过哈里，事业永远放在第一位。她一直以来都对哈里坦诚相待。她爱他，但她决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牺牲掉如

此宝贵的机会，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她欣然接受了电视台抛出的橄榄枝。那时候哈里还在旅行。他一回到家，就得知布莱斯要搬去纽约的消息。从那以后，他们两人便分居两地，勉强维持着感情。她若是抽得出时间，就会回希尔斯伯勒，在他的豪宅过周末。或者他飞去纽约看她。在搬去纽约三个月以后，她就怀上了萨丽玛，可她工作的节奏一分钟也没慢下来过。她一直坚持工作到萨丽玛出生那一天，才不得不离开办公室赶去医院。生完孩子才三周她又满血复活回到了工作岗位。布莱斯分娩的时候，哈里乘私人飞机赶了过去，时间倒是刚刚好。但他的前任妻子们已经给他留下了五个孩子，他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当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这一次也不会。现在，他每年会去看萨丽玛一两次。在萨丽玛之后，他又添了两个孩子。这八个孩子让他很苦恼。他后悔自己为了娶年轻女人而承受这么重的代价。她们都想要孩子。他倒是很乐意在经济上同她们分担，出手也很大方，但从来不愿陪在孩子身边。相比于没有父亲的小孩来说，这些孩子算是幸运的了，只是他们的父亲一直在缺席。萨丽玛年幼的时候，经常因为得不到他的关爱和陪伴而伤心，布莱斯跟她解释说，她父亲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布莱斯很爱她的女儿，可平日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项目或者其他会夺走她陪伴女儿的时间。萨丽玛能理解，她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长大，她很尊敬甚至崇拜自己的母亲。

和哈里的异地婚姻维持了五年，最终他们两个人还是选择了放弃。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消磨殆尽，剩下的只是一份深厚的友谊和偶尔在深夜连通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电话，借以慰藉彼此寂寞的心。他们之间没有硝烟，没有争吵，只是勉强维系着。又过了五年，哈里想要重新开始一段婚姻。在此之前哈里倒是觉得和布莱斯在一起

帮他省了不少麻烦。而五年后他看上了一个超级名模，她说服他和布莱斯离婚，然后娶她。布莱斯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这么多年来，她除了女儿的抚养费之外，别的什么也没要求过，她也不想要什么。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十一年，但两个人真正像夫妻那样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恐怕都不超过一年。他们离婚的时候布莱斯已经三十八岁了。

自那以后，她的感情生活就一直不太稳定，因为她不停地满世界飞来飞去做专访，但是她的事业却不断攀升。她和一个棒球明星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但那实在是个愚蠢的尝试，因为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跟一位政客谈了场恋爱，结果闹得报纸上沸沸扬扬。还谈过一个商业大亨、一位知名演员。这里面没有一个她真正在乎的男人，说实话她也没时间。这些风流韵事自会终结，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移情别恋了。她一点也不在乎。对她来说，他们只是生活的装饰品，一种消遣，仅此而已。

她的最后一场恋情，倒是不同以往。在她四十一岁那一年，一个叫安德鲁·维兰德的男人接替了电视台新闻主播的位置。就是这个帅得像电影明星一样的男人，瞬间俘获了整栋楼所有女人的芳心。大家只知道他已有家室，而布莱斯是第一个知道他正在办离婚手续的人，他透露给了她并要她保守秘密，以免被各种八卦刊物炒作天。在和布莱斯分享了这个小秘密之后没几天，他便开始主动约她。她只犹豫了片刻，虽说他那俊美的面容也着实令她着迷，但她最欣赏的还是他的智慧和才识。安德鲁才华横溢、幽默诙谐而且风趣。他这个人虽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对爱情似乎很认真。他俩之间的感情急速升温。在布莱斯眼里，他是她见过的最性感、最有魅力的男人，简直让人欲罢不能。他们疯狂地跌入爱河。交往一年后，他决定向她求婚。布莱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誓不反悔。这个男